散文极地

何为我及何为生活的启示

——读刘小枫系列著作随笔

■王朝书

我将往何处去

至此，问题似乎明了，从心出发、用心感知，已能在一定程度确定我的存在。然而，心，仍不是我的终极之地。

一个刻意回避的问题，在老师的“逼迫”下，终于无可逃避，那就是死亡。死亡是无力改变的现实。尽管，运用科学技术，可以让人的寿命从一百岁延长到两百岁、三百岁。我死了之后，我还存在吗？因老师的鞭挞，我开始思考这一不愿触动的问题。

触及死亡，心中满怀悲伤。由我推及到我的同事如小辉辉、央央、红红等人，她们死了后，还存在吗？她们死了后，将往哪里去？共事多年，已和单位同事产生情感，无法对她们的消失冷漠。

死亡是否会将一切肉体勾销掉，最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结局若如此无情，必死者的我已没有一丝力气继续活下去。

宗教产生及存在的意义，在我因触及死亡而绝望时，有些了悟。必死者的人无力承受死亡将肉体即我勾销掉的现实，力图找到人在死亡后的存在，宗教正是必死者为自己寻找的归途。不同的文明背景下，我的去处不同。老师明示：儒家以孝为宗教。通过祭祀，必死者得到慰藉，只要后代活着，我就会永在，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教以灵魂转世告慰人。在灵魂的轮回中，死亡不再恐惧。基督教则以末日审判给人希望。世界末日时，耶稣将审判古往今来全人类，分别善人恶人，善人升天堂，恶人下地狱。

在老师的明示下，可看到，祭祀祖宗是现世生活的延续，阴间只是阳间生活的夸张翻版，而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人死之后属灵的去处迥异于现实生活。基督教描绘的人的终极去处，让我感到新奇，为我寻找我的终极所在提供了启示。这是阅读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的收获。

《圣灵降临的叙事》，刘小枫以一个问题进入：尼采宣告了西方基督教的死亡，这几乎成了汉语知识界的常识。20 世纪初，尼采同样对俄国知识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然思想家梅烈日柯夫斯基从尼采意识得到的何以是圣灵降临的叙事的启示？

为解答问题，在《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篇中，刘小枫以中国学术界过去对基督教的种种误解为“的”，一一进行“放矢”。

刘小枫的论述也廓清了我过去对基督教的不解。尽管我生活的城市也有基督教堂。

随刘小枫的论证进程，基督教的本质得以呈现：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宗教伦理，而不是政治伦理。与犹太教和儒教不同而与佛教一样，基督教的宗教伦理根本上关注的只是个人生命的得救，而不是群体的生活道德秩序和社会的公义与平等，基督教能够提供的是个人绝对价值的观念和上帝为世界安排的自然秩序的观念。

由基督教的本质可看出，刘小枫苦心孤诣想做的是：以基督教补汉文化“缺乏个体”的天。这份苦心一以贯之在他的几乎所有著作中，《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等莫不如此。刘小枫想唤醒汉民族个体对“我”的追问，这是他投身基督怀抱的隐衷。的确，阅读完刘小枫的著作，我开始对我的存在有所感知。

刘小枫说，因基督教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基督事件（上帝的话语）与任何原初的民族性思想及其语文经验的关系都是紧张关系，基督事件对人类的民族性思想不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闻所未闻和不可思议的信息，任何民族性思想语文要转向基督事件，都会发生根本性分裂。基督事件的福音消息带来的人的生存体验结构之转变，是“绝无仅有的人类精神的革命”，是生存意义认识上“完成的一次彻底的转向”。十字架的信息不仅与东方的智慧——犹太人的智慧，而且与西方的智能——希腊的智慧相抵触：上帝运用他的智慧，使世上的人不能够凭借他们自己的智慧去认识他。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求智慧，基督徒却宣扬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

刘小枫的话，让我有些明白，为何我生活的城市尽管有基督教堂，但我对基督却一无所知。因为，以爱为出发点的属灵的生活与我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

曾经，我触及到宗教的界限——死亡线。但是，没有基督的引领，我找不到身体内蕴涵的灵。生活不仅没有因死亡而提升，反而沉降。

阅读完《圣灵降临的叙事》，我知道了，死亡线使人类的可能性与上帝的可能性、肉与灵、暂时与永恒泾渭分明。在死亡线上，面对基督，我“口渴”。《圣灵降临的叙事》打开了我精神的突破口。我终于知道，死亡不是终极，死亡是生命的开始。同时，我也知道了，心不是我的终极之所，灵才是我的归宿，心是迈向灵的重要驿站；心对死亡带来的恐惧的感知，开启了我的灵。

对灵的理解，刘小枫从俄罗斯思想家梅烈日柯夫斯基处受到启发：从基督我在的受苦、受死和“成了”以及复活中，欠然我在获得了一种权力，把决定自己生命意义的权利从“这个世界”的统治中要回来，自己为自己设定在世的精神身位。“自己的精神身位”就是灵。获得“灵”的途径是，相信“基督之外无救恩”。

“基督之外无救恩”的认信确认的是：我能够排除一切“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约束，纯粹地紧紧拽住耶稣基督的手，从这双被现世的铁钉钉得伤痕累累的手上接过生命的充实实质和上帝之爱的无量丰沛，从而在这一认信基督的决断中承担起我在自身全部人性的欠然。

“欠然”一词，刘小枫在《罪与欠》中有清楚阐述。罪与欠，阐释的都是个体生命的有限。相比“罪”，“欠”更能让人在情感上接受。基尔克果说：个体的有限与永恒之无限的确定关系，个体在生存上就已是欠负的了。刘小枫结合汉语，将欠负译为欠然，更能启迪人领悟自身的缺陷，并激发人修补自身的欠缺，最终，“排除一切‘这个世界’的约束，承担自身全部人性的欠然”，那就是修掉肉体的种种奴役，修出肉体中蕴含的灵。

因上帝的存在，人的灵找到了出路，生活质量得以提升，民族气质得以提升，这正是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想告诉读者的。俄罗斯思想家梅烈日柯夫斯基在写作中感知到圣灵降临的启示，故而能写出“宗教小说”。宗教小说在俄罗斯有一以贯之的传统，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而中国只有社会小说如鲁迅及市民小说如张爱玲。两个东方民族自然拥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气质。

为何中华民族不能感知到“圣灵的降临”，深爱着中华民族的刘小枫试图解答。沿刘小枫的解答路径，灵是人最终的归宿愈显清晰。

康巴诗汇

失语的村庄

■唐闯/诗歌选

第一章　空间的碎片

虚弱

风带来虚弱的阳光
被吹疼了
你 我 他
睡在各自的行囊说着胡话
说着哗啦啦响的玉米地
有一个二流子泣不成声
吞下二两玉米一次爱情
疯言疯语啊　那些年月
一个人曾忙着骑摩托车
忙着招摇过市忙着忘掉玉米
忙着抹去黑色胎记

黑瓦房

没有郎中
也不见草药
铁犁穿着锈衣
翻动身体

黑瓦房看看天色
秃头的树梢
住着乌鸦还是喜鹊？

抑或只是一只
吵闹的山雀
将一把荆棘
狠狠扎了下来
并不疼痛
你看，
我们的新声多么响亮

春天

已没有足够的树枝
支撑巢穴和蜂房
阳光一次又一次
遣散蜂群和鸟
没有路费
没有落脚的村落
春天 像个陌生人
和我们一起
去远方索要
那些发白的账单和票据

船

（一）

船夫和水
走在各自的方向
太阳试着在水中怀孕
逃避着追捕
灵活的鱼
落入一张网一个圈套
从河里回家 早路上
人们匆忙卸下了自己的壳
（二）
轻手轻脚
风开始说话
它的语言
被船夫截获
某个打渔者的儿子
正踩在卵石上
石头的疼痛
使他的脚
一长一短
（三）
肢解了牛皮
皮筏子爱上水
漂流
顺河而下
从祖父的一只眼
到另一只眼
波翻浪滚
日子最后要坐下来
讲一个故事
它说从前皮筏子爱上水
便有了我们
一群光着屁股的孩子
和鱼群结伴去寻找
戴着面纱的河

抗震救灾 诗歌选

十六字令

■罗明俊

抗

抗，千斤重担挑肩上。
灾情急，毅然赴战场。
抗，众志成城正能量。
战天地，砥柱是脊梁。
抗，风雪弥漫志如钢。
灾难过，炊烟升希望。

震

震，屋漏墙裂寒风冷。
天无情，哀鸿声声紧。
震，塔公牵动首都心。
闻军令，兵车疾驰行。
震，心手相连铸信心。
旗帜在，不畏灾压顶！

救

救，全心全意解民忧。
缘何胜？全凭一双手。
救，飞舟击水到中流。
胆气豪，何惧大地抖。
救，挥汗如雨衣湿透。
旭日升，山川披锦绣。

灾

灾，救援力量八方来。
心力同，千劲可填海。
灾，山崩地裂色不改。
废墟上，忠诚写大爱。
灾，纵有牺牲不自哀。
英雄魂，壮志荡尘埃。

重

重，干部亲戚再相逢。
共携手，阴霾化春风。
重，党政军群力无穷。
爱心聚，灾区暖意融。
重，天寒地冻热血涌。
星光下，篝火映山红。

建

建，团结群众千百万。
凭谁问，人力定胜天。
建，越是艰险越向前。
同心干，幸福在身边。
建，策马扬鞭斗志酣。
硕果丰，旧貌换新颜。

家

家，结对认亲你我他。
炎黄血，母亲是中华。
家，一人有难众牵挂。
情相连，遍地开鲜花。
家，风展红旗美如画。
主题词，有国才有家。

园

园，忆昔女娲可补天。
今吾辈，使命重如山。
园，浴火重生似涅槃。
回首望，美景迷双眼。
园，安居乐业民所盼。
驻足看，春色满人间。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与雅逊告别的六日

■潘敏

1

雅逊的身体运回来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在“三江蔚城”小区人影幢幢的院坝里，我站在深深的黑暗中，远远就看到了奉那个胖胖的而又落寞的身影。她也看到了我，在亲人们烧着钱纸跳跃着的火光里，有年长的人按照藏族人的规矩，在给离开了的雅逊烧“尸食”（青稞面混合而成的），烟雾缭绕中，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她对我露出一个微弱的笑。身旁有人拉了她，给了她一个拥抱，她埋下头扑在那个人的肩膀上，默默地抽泣起来。本来这个拥抱，是我在来之前的路上就给她预备好了的。但是院子里的人，那么多。我站在原地，无法挪动自己的脚步。

片刻过后，她用双手使劲抹了一把脸，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收拾好一切情绪。开始招呼客人，安慰家属，料理雅逊的后事。

雅逊的妈妈，一直坐在儿子的房子里，高高在上的十二楼。难过得已经无法下地走路。奉去看她，这两个深入雅逊心中的女人，默默地把头靠在一起，一言不发。

2

1996 年，应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雅逊陪着自己的朋友，从姑咱卫校专程到康定师范校探望奉。那应该是他们的初次谋面。一个 15 岁，一个 17 岁。那一天时光正好，密密匝匝的阳光从头顶倾泻而下，洒在两人青葱的脸庞上，似乎都能看到奉脸上细实的绒毛，在散发着金色的光。从此，两个性格南辕北辙的人，开始有了交集，友谊像空气一样无孔不入，这样美好的日子伴随着两人，从懵懂无知的悠哉少年郎开始向成熟稳重慢慢褪变。

如果没有意外，这份与日俱增的友谊应该是可以一直维持到白头的。至少奉是这么认为的，在自己人生失意或得意的时候，在每个稀疏平常的日子里，或快乐或悲伤，或热闹或孤独，都有那样一个人，嬉笑怒骂之间，随时可以和你分享。可能再也没有一个人，像雅逊那样，毫不留情面地地让奉去直视自己的某些血淋淋的弱点；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此亲密无间，却又让对方的家人如此信任；也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人，让你依赖像空气般无孔不入。

3

雅逊是藏族，按照藏族人的习惯，在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要请喇嘛来打卦占卜的，特别是像他这样突然死亡的，灵魂出窍的那一刻，或许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那个孤单的轻盈的灵魂。

卦像说，雅逊的肉身还要停放四天。

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来，履行自己的某种行为，像是慰藉死去的身体和活着的灵魂。

有人去帮着清洗身体，叫奉去找来雅逊生前最爱的衣裤。奉又爬上了十二楼，在那个堆满了人群的房间里，前所未有的空荡。她拉开他的大衣柜，整洁得像刚整理过一样。这个爱臭美的男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别人自己与众不同的存在。奉找了他身前最爱的西装、衬衣，还找了自己送给他的毛衣，说：“雅逊，这件毛衣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也给你穿了。”

收拾好一切，雅逊的身体被隐匿在了那个深深的棺材里。据说，很干净，很完整。

4

奉最后一次见到雅逊是在事故发生后的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前，她正在抗震前线总指挥部。听说 11 月 26 日余震发生后，雅逊去木雅祖庆学校送完救灾物资回来发生车祸的时候，她头脑几乎一片空白。不过，仍旧抱有一丝希望，说是还在抢救当中。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我不知道当时的奉是怎样的混乱、绝望，直到有一天在《甘孜日报》头条的一张照片上，我看到了她无助的眼神，那种不愿直视，却又舍不得放下的情绪毫无修饰地全部码放在脸上。这一次，雅逊带给她的是她最不愿面临的血淋淋。

几小时后，沉溺于悲痛中的奉才缓过神来。唯一想到了一件事，早上雅逊打电话来被她粗鲁打断的遗憾。那种叹息，像是从身体内部慢慢浸透出来的，那样沉重缓慢而又绵长。

5

我和小伙伴们想一直陪在奉的身边，比起那些哭天喊地的泪人，奉平静的外表更加让我们焦灼不安。她的内心隐藏着无法言诉的心疼，而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来安慰她，即使是语言上的安慰也不能，这一刻，还有什么能比语言更加苍白的东西呢。

胖丫、扁、祥子、我和奉，五人，每晚都守在火边，烧钱纸。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说着，偶尔聊到那个就躺在身边咫尺的身体，仿佛一切都还是在昨天。那些有关他的事，那样的清晰鲜活。

胖丫试着缓和一下气氛：“雅逊，这些钱纸都是给你烧的，拿去多买点好看的衣服、面膜，比我们都爱美，脸上还长了那么多疙瘩。”奉凝重的脸庞稍微有了一丝笑意。胖丫来劲儿了“这下我们可以说你了，我一直都记得到上次我阑尾炎，没能参见成演出，你说我们队里面没得我，舞蹈质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大家都没忍住开始笑。是的，大家都能记住他。

6

认识雅逊，也是早几年前的事了。因为自己的性格，跟谁也不怎么能热络起来。因为奉的关系，也是最近一两年才慢慢跟他熟稔起来，不过私底下，几乎不怎么来往。

一个星期前，奉出差，我接到了雅逊的电话。正在奇怪，就听到他诚恳地在电话里叫了我潘姐，我想最近几年自己也出老相了，连比自己老的人都要叫自己姐了，正在各种叹息之间，他又真诚请求我过去帮他看一下 11 月 19 日慈善晚会要用的主持词。于是，那个中午，我特意回家洗了头，出门前还多照了照镜子，精精神神的跑去见他。

见到他时，打扮得仍旧那么干净漂亮。大概沟通了解过后，我要求他把稿子发到我的邮箱里，晚上空闲了再帮他修改修改。他一再的道了谢之后，要我抓紧时间帮这个忙。看着他真诚的眼神，想起几年前，那个混迹于康定文艺界的主持人，留着长长的蜷曲的头发的形象，眼神浮躁而又随意。不过，时间真的是个雕刻大师，现在的雅逊，已经被雕琢得恰到好处。

7

这几晚从办理丧事的地方出来，几乎都是凌晨一两点。昔日热闹的街道，商铺林立，自从 11 月 22 日康定发生地震、11 月 26 日又发生强烈余震过后，家家都关门闭户了。到了夜晚，许多人家户都放弃了自己温暖的家搬到空地上搭起帐篷过夜起来，那些星星点点的灯光也越来越少。

我们五人手挽着挽手，陪着奉走在回家的路上，一口一口的白气从嘴里呵出来，这样的夜显得更加冷清寂凉。

这几日，奉说恍恍惚惚竟不知道怎么渡过的。仿佛一晃即逝，但却又如此漫长。

8

就这样雅逊的身体已经安放了第五个晚上了。明天，将要起程。

奉站在一片夜色中，喃喃地对着停放雅逊身体的帐篷，交待着什么，那样依依不舍。对着那个身体，他自己都已经放弃了的，你怎么还那样怜惜呢？

他的身体仍旧静悄悄地停放在那里，世间一切琐碎繁杂的事已经不再能打扰到他。哪怕是面对各个媒体狂轰乱炸，那些几乎在镜头前哭得变形了的脸，憔悴了的样子，没有一个能引起他对世间的任何纷纷扰扰。

奉在采访时几乎失语，平常那个头脑清晰条理分明的她，在这个时候已经乱成一锅粥，她无法像其他人那样镇定地回想起他的某一个瞬间，某一件事。她所认识的他，是一个毫不掩饰的他，他也有自己无助需要帮助的时候，也有脆弱得需要别人安慰的时候。

这才是真实的他。

9

六点半，车灯照耀下的路，能看到雾气正在慢慢地退去。车子在缓缓的行驶，奉多希望是一条没有目的的启程。

在仪体告别时，在一片哭泣声中，奉被祥子搀扶着，泪水无声无息的淹没在其中。

这一生，就这样永别了。

也是这天，雅逊告别的第六日，奉还是听话地去洗了澡，但仍旧斋戒。

离开了自己的臭皮囊，雅逊或许能够走更多更远的路，飞更高更辽阔的天空。

地震

■唐敬东

地震，
你是人类的克星，
山崩地裂的终结者。
瞬间的秒杀，
把我掉了魂，丢了心。
瞬间，把我弄得死去活来。
瞬间，
记住了你的毁灭面孔，
看见了你的毁灭证据，
从此作证。
地震，
你疯狂一阵，就得去死，
死得很深，
属于自己湮没自己。
活的，踉跄几下站起来了，
很幸运没遭你劫。
去了的，在黄泉诅咒你，
骂你是恶魔，
是幽灵。
我和你赌一把，
我活出来，
而你下了地狱。
地震，不怕，
我惹不起你，
我躲得起。
我和你玩搬家。
我栖息在钢筋铁骨里，
九级设防克你。
我栖息在以柔克刚的帐篷里，
睡得很香。
地震，
你没有了辙，
没了题吧！

注：作者为在康定打工的遂宁籍先生。因愿为康定作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故赋诗一首，与康定人民共勉，共同抗击地震。

成语今读·人生之忌

幸灾乐祸

■杨丹叔/专栏

在遥远的过去，当人类注视着空阔圆融的天的时候，当人类将目光转向内心开始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人是渺小的，人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从那个时候，在人类的生命中油然而生一种思想，那就是：人类只有通过互助和联合才能抵抗自然的无常。于是人走向了联合和觉醒，走向了社会和法。人是无力独自站立于天地之间，承受黑漆漆的夜晚的。

另一方面，当人的联合与互助以法的关系体现的时候，人类渐渐淡漠了生命初始对黑夜的恐惧。人的私欲无节制地膨胀。幸灾乐祸，便是人欲泛滥的必然结果。

幸灾乐祸，是考查人类文明的一把尺子。人类文明的进程与高下，由此而观。历史上，无论中外，因幸灾乐祸而祸及天下苍生、祸及国家或后代子孙的事，举不胜举。从一个侧面，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幸灾乐祸”的野史。幸灾乐祸，是生长在人道主义之内部的一种玩疾。

天有天灾，人有人祸。祸就像福，是无形的、难测的，充满了整个宇宙。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自在人心中，化于人的生命。祸福的显示，需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需要的只是时机。一旦时机成熟，祸福便从天而降，其实是从人心中而生。

人往往只看到祸福不可测的一面，因而将它当作命定被动从之。祸福既在人心中，因此，祸福也就是主宰，也就是主导，也就是“命运”。避祸就福，因祸得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内心的准备。

幸灾乐祸者实质是祸福的被动承受者。甘愿做祸福的奴隶。其心理，是对不可测知之灾祸的恐惧所表示出的自救和抗拒。即在潜意识中，希望灾祸转嫁于他人身上，从而达到使自己逃脱灾祸。甚至从他人的灾祸中牟利。殊不知，恰是这种幸灾乐祸的不良心理，已为自己埋下了更大的灾祸。“祸与福，是有眼睛的。”

[典源] 幸灾，语出《左传·僖公十四年》。乐祸，语出《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诫兵篇》：“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闱，幸灾乐祸，首为逆乱……此皆陷身灭族之本也。”唐·刘知几《思慎赋》：“或幸灾乐祸，或甘死殉生。”也作乐祸幸灾。《宋书·沈攸之传》七十回：“而攸之始奉国讳，喜见于容，普天同哀，己以为庆。此其乐祸幸灾，大逆之罪一也。”

《夕日沙场》陈小波绘画作品选

雪花 第1244期